

仕學正則

仕學正則目次

卷中序一

序二 明呂新吾

序三 清陸隴其

序四 清陳宏謀

序五 清蔣兆奎

序六 清洪亮吉

序七 清高延弟

記 清湯潛庵

呂新吾先生傳（洛學編本）

三

二

正則目次

仕學正則 目次

二 政要

三 政略

四 政德

五 政操

六 政風

七 政度

八 政才

九 政識

十 政友

十一 政害

卷中 學養

一 養心

二 問學

卷下

治術

- 三 修身
- 四 保身
- 五 慎言
- 六 檢省
- 七 齊家
- 一 行政
- 二 處人
- 三 處事
- 四 立法
- 五 司法
- 六 攷選
- 七 軍政

仕學正副自次

八 財政
九 軍法

四

序

橫渠先生曰。爲天地立心。爲生民立極。爲往聖繼絕學。爲萬世開太平。偉哉言乎。志士仁人。固當如是矣。慨自周秦以降。政教失修。仕不知所以學。學不知何以仕。政風仕習。日以衰靡。迨至明季。卑者溺功利。高者迷佛老。黨派紛競。朝野傾軋。外患內亂。不可終日。獨河南寧陵呂新吾先生。廓然大公。實事求是。鎔鑄宋明諸儒之長。揚棄各家末流之短。黃梨洲明儒學案。稱其一生孜孜講學。多所自得。蓋脫絕依傍。卓然獨造之師儒也。嘗謂道無間乎精粗。凡存心制行。處事接物。齊家治國平天下。大本小節。莫不有神化性命之理。明體在於致用。仕學端賴相長。此誠中國理學之一大革新。中國政治思想之一大改造也。其說雖本性理。卒其所屬。凡政治哲學。人生哲學。行政學。社會心理學。無不包舉。作呻吟語。於居官爲學之

道。省修克治之方。言之痛切。所謂簡而當事。曲而當情。精而當理。確而當時。一言而濟世。一言而服人。一言而明道者。真立身經世第一奇書也。方今 蔣公。以天挺聖質。主持抗戰。其雄才大略。亮德高風。表現於政治者。尤爲卓卓。洵不愧爲世界四大政治家之一。攷其言行修治。與夫樹人建心。深得紫陽白沙姚江之祕。而與甯陵所言者。尤多不謀而合。中國本位政治之系統。與政治幹部之基礎。由以確立。不其盛歟。願今後建國。更當謀長治久安之道。老子曰。以正治國。以奇用兵。使欲出於大公無私之途。則當莫如奉呂先生之典則。以詔示國人矣。且學風仕習。豈盡無病。一曰唯物。二曰唯術。之二者。皆建國之大患也。夫唯物之說甚。而心防潰。性理之靈明泯。而人欲張。時賢猶偏以財貨功利相倡尙。是不導人爭奪相殺不止。先生不遺經濟。不輕物質。但必主於精神。合於義理。不全絕功利。但必以國家蒼生爲依歸。此其一端也。唯術之風盛。而治道日霸。內

則重制獻與組織。外乃恃詭譎與勢力。權謀雜出。機詐環生。擷圖縱橫。驕暴滅裂。或敷衍以塞責。或圓滑而弋名。由是奸雄四伏。政客滿座。巧取豪奪。無有甯息。更相漸染。不底敗亂不止。先生何嘗不重術數。間日採諸子百家之菁英。而折衷於吾儒。不迂不譎。真可語夫開誠心。布公道者。此又一端也。呻吟語一書。皆所以藥石唯物唯術之病痛者。始刊於萬曆。迭刊於清代。傳播不廣。然清初名臣。如湯潛庵尙書。尹元孚侍郎。陳榕門相國。咸奉以爲圭臬。清儒陸隴其尤推崇備至。信仕學之正則也。余西行五載。衰病交侵。讀先生書。真如睢陽湯又正公所謂冰水澆背者。念天地之悠悠。獨愴然而涕下。輒不自量。以爲陳相國原編。分類簡古。序列參差。體系未明。取捨胡定。大類道學舊書。不足引人入勝。遂重爲編次。並易今名。自知未盡允當。然際此盛時。人挾振奮之心。世開昌明之運。斯編也。長吏可以訓僚佐。百官可以發深省。學士大夫可以作準繩。專家可以

仕學正則 序一

四

潛達德。英雄豪傑可以佐事功。父兄可以教子弟。庶人百工可以窺大體。而氣質偏者。亦可以遠害而拒禍。與橫渠至言。總理遺教。蔣公垂訓。更可以相印證。終身服膺勿失。心安理得。無待外鑠。窮將獨善其身。達可兼善天下。於黨國政教。世道人心。實大有裨益。數千年沉痾積弊。或由此而起。先儒內聖外王之道。仁心仁術之政。且肇端於此。邦人君子。其省覽焉。

民國三十一年孟冬江陰李之振序

序二

呻吟。病聲也。呻吟語。病時疾痛語也。病中疾痛。惟病者知。難與他人道。亦惟病時覺。既愈旋復忘也。予小子生而昏弱善病。病時呻吟。輒志所苦以自恨曰。慎疾無復病。已而不慎。又復病。輒又志之。蓋百病備經。不可勝志。一病數經。竟不能懲。語曰。三折肱成良醫。予乃九折臂矣。沉痾年年。呻吟猶昨。嗟嗟。多病無完身。久病無完氣。予奄奄視息而人也哉。三十年來。所志呻吟。語凡若干卷。攜以自一藥。司農大夫劉景澤攝心繕性。平生無所呻吟。予甚愛之。頃共事雁門。各談所苦。予出呻吟語示景澤。景澤曰。吾亦有所呻吟而未之志也。吾人之病。大都相同。子既志之矣。盍以公人。蓋三益焉。醫病者見子呻吟。起將死病。同病者見子呻吟。醫各有病。未病者見子呻吟。謹未然病。是子以一身示懲於天下。而所壽者衆也。

。卽子不愈。能以愈人。不旣多乎。余曩然曰。病語狂。又以其狂者
惑人聽聞可乎。因擇其狂而未甚者存之。嗚呼。使予視息苟存。當求
三年艾。健此餘生。何敢以沉痾自棄。景澤景澤。其尙醫予也夫。
萬曆癸巳三月抱獨居士甯陵呂坤書。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序三

呻吟語者。新吾呂先生省察克治之言也。謂之呻吟者。先生自視其身。若常在病中。時時呻吟。事事呻吟。察之嚴而克之勇。自不能已。故以是名其書。一善嘗論世人之生。具仁義禮知之性。然不能無氣稟之偏。及其感物而動。則人有物欲之蔽。故自大賢以下。鮮有無病者。其所以能不汨於流俗。而卓然爲天地間偉人。亦在乎能知其病而已。知其病而呻吟者。治之也易。不知其病而不呻吟者。治之也難。自古賢人君子。未有不如是而能成其德者也。博文約禮。顏子之呻吟也。臨深履薄。曾子之呻吟也。戒慎恐懼。子思之呻吟也。知言養氣。孟子之呻吟也。人徒見其德之成。睅面盎背。暢于四肢。發于事業。極天蟠地。繼往開來。而不知皆從呻吟中得之。吾見今人之病多矣。能知其病者有幾。氣質之不能變化。物欲之不能掃除。意必固我。

之念膠于中。聲色貨利之私誇于外。豈徒不呻吟而已哉。方且揚揚自得。以爲快意。所以揚其波而助其燄者。無所不至。此和扁所以望而卻走也。能使呻吟如先生。庶幾其有瘳乎。先生當萬曆之世。天下方日弊。卑者溺功利。高者迷佛老。聖學榛莽。生民塗炭。先生獨能以正大篤實爲學。卓然超出於流俗之上。其言皆與程朱相表裏。間有出入者亦少矣。呻吟之功大矣哉。是書止甯陵有板。未能遠播。購者艱難。康熙丁卯孟夏。正定諸州縣。以公事會于郡城。語及同寅協恭之義。僉以善相勸過相規爲約。適王子益仲攜是書在郡。咸謂能以先生之呻吟者勸且規。則吾同人其庶幾乎。遂謀協力梓之。余喜先生之書得廣其傳。而吾同人皆將有以自拔于流俗也。謹敘于末。是舉也。賢于蘭亭之一觴一詠。豈不遠哉。後學當湖陸隴其撰。

序四

數年前余偶於書市從古紙堆中。得呻吟語二冊。讀之則明儒呂叔簡先生所作也。先生以爲人非聖賢。其身心常在病中。故于省察克治。處人修己之要旨。從人情物理中推動而出。眼前指點。鉢日副心。少陵云。欲覺聞晨鐘。令人發深省者。其此之謂乎。舊凡若干言。其中偶有過高之語。余稍節之。錄其醇者。間就鄙意。綴以評語。非敢于作者有所增益。蓋亦講明而切究之。以求得乎大公至正之歸耳。余嘗謂人之聰明才力。多不用以自責。而用以責人。不用以集所長。而用以護所短。茲篇其對症之藥也。願身世之事。知之非艱。行之惟艱。余譴陋無似。防檢多疏。早夜孜孜。功不補過。今既取是編節錄之。又序而刻之。誠欲寶此苦口之良方。以藥余身心也。不然其與委此編于故紙堆中也何異。然而余滋懼矣。

仕學正則 序四

乾隆元年丙辰歲孟冬既望桂林陳宏謀謹序。